繹史

卷百四十八至百五十

平原君相趙 公孫龍魏牟並附

史記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龍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

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卽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

戰國策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

下秦兵罷虞卿爲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鬬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聞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爲相國者以親也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相國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爲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爲人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强弱之舉事强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

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　謂韓相國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爲有臃腫也使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爲之也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爲惡於秦也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願公之熟計之也

孔叢子子高衣長裾振褎袖方屐麤屨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冕冕之服統御師族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爲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平原君與子高飲强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嗌嗌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卽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奬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爲非白馬或謂子高曰此人小辨而毀大道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枝柱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爲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爲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爲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

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眞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鬬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鬬是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鬬是未失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不以爲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鬬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爲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鬬爲辱必以敢鬬爲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

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囿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吾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翻然欲

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在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參秋記六鷁退飛觀之則六察之則鷁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觀之得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爲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麗牛玄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說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忘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

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爲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忱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漢書名家公孫龍子十四篇

公孫龍子跡府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財之所長爲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謂白馬爲非馬也白馬爲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爲物非也如求白馬於廄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白馬也不可以

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爲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白馬耳請去此術則穿請爲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爲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者悖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夫是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先生修儒術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丟所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焉

白馬論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爲有馬白之非馬何也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

曰馬未與白爲馬白未與馬爲白合白與馬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曰以有白馬爲有馬謂有白馬爲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馬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梔榔異處此天下之悖言辭辭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有白馬爲有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論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曰二有右乎曰二無右曰二有左乎曰二無左曰右可謂二乎曰不可曰左可謂二乎曰不可曰左與右可謂二乎曰可曰謂變非不變可乎曰可曰右有與可謂變乎曰可曰變隻曰右曰右苟變安可謂右苟不變安可謂變曰二苟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羊合牛非馬牛合羊非雞曰何哉曰羊與牛唯異羊有齒牛無齒而羊之非羊也牛之非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或類焉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俱有而類之不同也羊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羊牛無尾故曰羊合牛非馬也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馬可也若舉而以是猶類之不同若左右猶是舉牛羊有毛雞有羽謂雞足一數足二

二而一故三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雞足三故曰牛合羊非雞非有以非雞也與馬以雞寧馬材不材其無以類審矣舉是亂名是謂狂舉曰他辯曰青以白非黃曰以青非碧曰何哉曰青白不相與而相與反對也不相鄰而相鄰不害其方也不害其方者反而對各當其所若左右不驪故一於青不可一於白不可惡乎其有黃矣哉黃其正矣是正舉也其有君臣之於國焉故强壽矣而且青驪乎白而白不勝也白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矣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勝則兩明也爭而明其色碧也與其碧寧黃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碧其雞也其與暴乎暴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昏不明非正舉也非正舉者名實無當驪色意

焉故曰兩明也兩明而道喪其無有以正焉

論堅白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一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者無白也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其自藏奈何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不見離一二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修而相盈也其非舉乎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甚石也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

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藏藏故孰謂之不離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相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乎離曰堅未與石爲堅而物兼未與爲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力與知果不若因是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 指物論 物 非指而指非指天下